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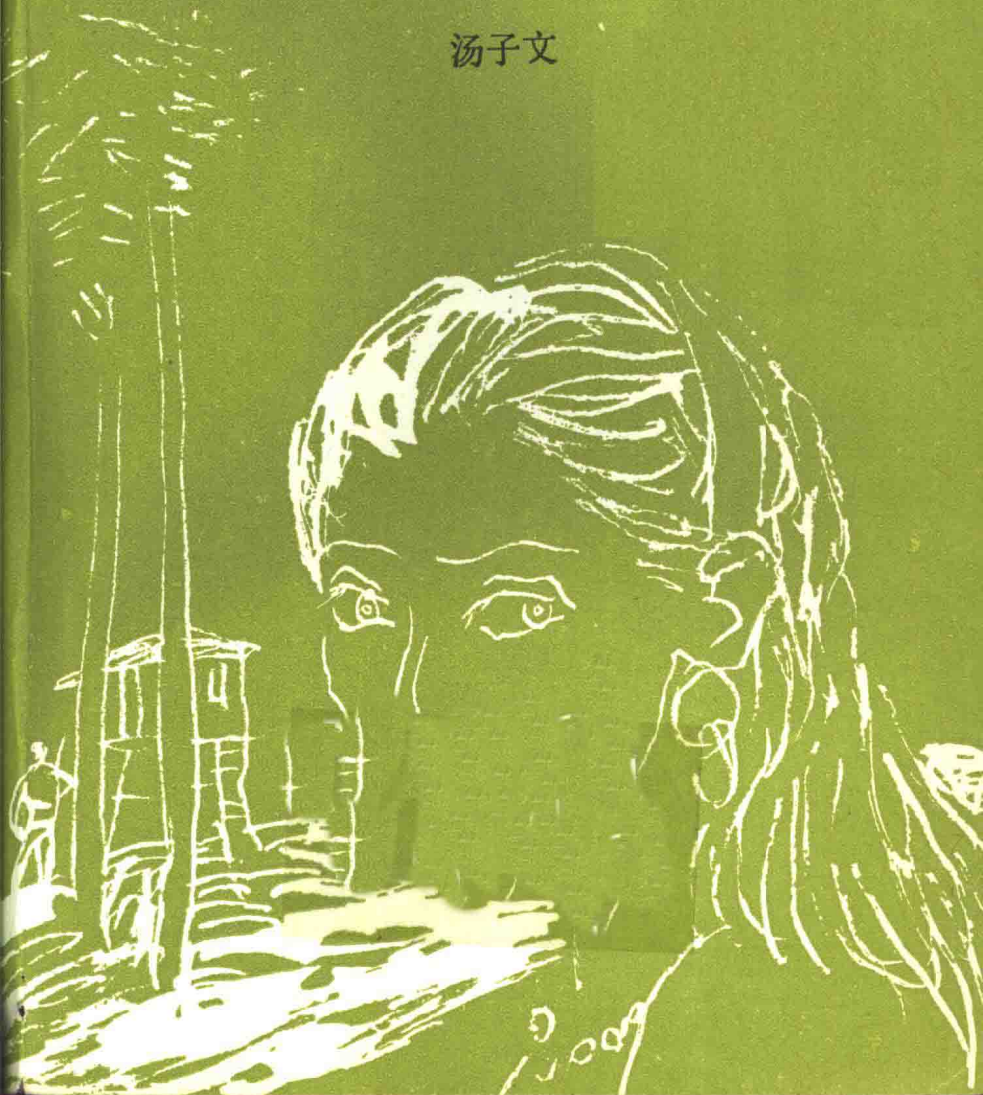
汤子文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金三角密电

金三角密电

汤子文



责任编辑 刘竟如

封面设计 郑凯军
插图

环扉设计 一 敏

金三角密电

汤子文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375 字数191000 印数00001—10000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191-6/1·184 定 价：3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汤子文，男，湖南株洲人，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常务理事，湖南分会副会长，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，著有《银河天使》等中篇小说数十部。他的作品融雅俗于一炉，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，拥有众多读者。本书是他的一本最新中篇小说选集。

目 录

“金三角”密电	1
魔刹	55
没有神甫的教堂	91
幽灵岛的枪声	143
“天使”号坠落之后	183
和泪的情歌	235
“海狼”喋血记	273

“金三角”密电

一

五月里的一天上午，一辆淡绿色小轿车在国际禁毒总部七号楼门前停下。

车里走出一个穿白色西服的年轻华人，三十上下，瘦高个子，腰板挺直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显得刚毅而英俊。他腋下夹着个大公文包，关上车门，就踏上了两边爬满葡萄藤，中间铺着猩红色地毯的长廊。

刚走到电梯间门口，电梯门开了，从里走出一个穿咖啡色套裙的姑娘。一见这年轻人，连忙惊叫道：“哎呀，栗光，你怎么平时不迟到，偏偏今天迟到呀？我正到处找你！”

“路上遇到点情况，有什么事，这么急？小姐。”他微

笑地看着这位总部罗伯特主任的可爱的女秘书。

“主任有急事请你马上去！”她拉着他退回电梯间。电梯上升了。

“主任叫我？什么事？”栗光被调到总部情报室任副官才一个多月，平时有任务多是和情报室头头打交道，现在总部主任直接传他，他感到事情肯定不一般了。

女秘书说：“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希望你要冷静。”

他的心情紧张起来。要冷静？有什么容易使我冲动的事即将发生呢？犯了错误？失了密？贻误了战机？放跑了坏人？呵，不不不，没有这样的事！那么，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呢？

他不再问。标示楼层的红色数字一个接一个在身边晃过。

红色数字晃到“9”，电梯停住了。双合门自动启开，他跟的女秘书后面走了出去，心儿怦怦直跳。

“主任，栗先生来了！”女秘书说完，退出室外，轻轻带上了门。

“罗伯特主任，找我有急事？”

伏在大写字台上的长着稀疏白发的头抬起来，示意栗光坐下，爱抚的目光久久地打量着他。

栗光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浑身不自在。

“有一件事，”罗伯特斟酌着字眼儿说，“你知道后，会是一个打击。当然，也是一种考验。”

栗光惶惑地看着他。

“可就不知你是否经受得了？”

“说吧，我能经受住的。”

罗伯特打开卷宗，取出一份绝密电报，递给他：“你看这个。”

电文如下：

总部，早两天我因趁夜间进山悄悄收集运烟情报，不幸遭毒蛇咬伤。由于往返耽误了及时抢救，现生命垂危，已无法救治。我唯一牵挂的是我的工作，幸好我平时就已培养和物色了我的妹妹当助手。我死后，全部工作都由妹妹接替。她的代号是“雀”。

我在危险的岗位上，为总部工作已数年，虽苦犹荣，死而无憾。可惜的是未能见上栗光一面，一想起此事，我就顿觉心碎。现在，只能请你们代为转达向他的致意了。别了，我的亲人，我的事业！

鸽 泣于金三角

栗光看完电报，只觉一阵晕眩恍惚，如雷击顶。“鸽”是他的恋人丽雅，泰国姑娘，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七年前，他们一起远渡重洋，来到纽约，想进大学求学。但高等学府的门并非是人人都可进的，考了几次，均没考取。正当他们囊空如洗，衣食无着，流落街头的时候，偶遇了前来纽约谈生意的一位泰国大亨巴坎。巴坎是他们读中学时的校长。自然鼎力相助。他利用他在美国的人事关系，介绍这两个穷途末路的年轻人参加了国际禁毒组织的宣传活

动。由于他们热心积极，不久即被罗伯特看中，送进了情报学校进行专门训练。结业后丽雅被秘密派往金三角，以当地居民的身分收集情报，代号“鸽”。而他，则被分配到某海关当侦缉。几年来，他们虽相隔万里，分居两地，但彼此的怀恋，却情深如往，并都以各自出色的成绩遥相呼应。谁知今日，她竟在那群魔充斥的山谷里殉职了！

他知道罗伯特主任正在注视他，考验他，所以强忍住了眼泪，挺直腰板坐在沙发上，像一座伟岸的石雕。

“孩子，”罗伯特习惯性地称呼着他，走过来，用双手按着他的肩膀，“我知道你很悲痛，该流泪的时候你还是流吧。丽雅是个好姑娘，是我们禁毒事业的好战士，几年来她勤奋工作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极重要的情报，对我们及时打击查禁毒品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，和平正义的人们永远会记得她。这个电报是今天拂晓收到的，丽雅的病情最终怎样发展，我们正向她的妹妹询问。如果来得及，我们将请国际红十字会指示驻曼谷的医疗机构全力抢救！”

“不行了。”粟光摇摇头，终于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，说，“我知道，那里的毒蛇比鸦片更厉害，伤人后过了三小时是没救的。那里每年死于蛇毒的不下千人。”

门被无声地推开一条缝，机要员报告：“主任，金三角急电！”

罗伯特接过，跌坐在粟光同一张沙发里。

电文：

总部，鸽已猝逝，山河顿泣。我已接替全部工

作，望速派员来面示。

雀 千金三角

电报从罗伯特手中飞走，落到地毯上。他的脸像死灰一样惨白。

栗光拾起电报，久久凝视。他反倒想安慰这老人一番，但又不知如何启齿。沉默了好久，他终于说：“主任，我们只有面对现实了。丽雅的妹妹丽妮莎也是个好姑娘，她会继承姐姐遗志的。不过，她要求总部派人去和她谈工作，您打算派谁去？”

罗伯特摇摇头：“没有考虑。”

“主任，派我去吧！我要去祭扫一下丽雅的英魂，以尽数年相恋之意。另外，作为情报官员，我也想亲手去摸一点材料！”

罗伯特站起身来，在地毯上反覆徘徊。然后站在窗口，凝视着广漠的蓝天。忽然，他转过身来，一把拉住栗光的手，郑重地说：“好，你去！”……

二

波音七〇七载着他，飞行在太平洋上的蓝天。

栗光坐在临窗的一个座位上，将椅背放到最低档。呈半睡状地仰躺着，眼睛望着窗外。窗外碧空如洗。飞机像一条

穿游在透明玻璃缸里的小鱼，白云是水的泡沫。

丽雅去世，妹妹丽妮莎立即接替了她的工作，这使他十分感动。丽妮莎比姐姐小四岁，今年该是十九了。可最后一次见到她时，她还是那个流鼻涕的小姑娘哩！

当年，他是极喜欢丽妮莎的。

“栗光哥哥，姐姐打我，你给评评理！”有一次，丽妮莎哭着，找他告状来了。他问她是怎么回事。丽妮莎说，她和姐姐在渭南河的沙滩上玩，拾到一个蝴蝶形花夹子。花夹子是她拾到的，可姐姐说看一看，拿到手就不给她了，自己戴到头上。于是，她便上去抢，结果姐姐踢她，打她，戴着花夹子跑了！

他听完，扯起衣襟给丽妮莎擦了眼泪，对她说：“别哭，姐姐不讲理，我一定给你抢回来！”

他在林子里找到丽雅。丽雅正对着半块破镜子在盘头发呢，头上确实有个蝴蝶形花夹子。他问她为什么把妹妹的花夹子抢归己有？

丽雅不否认，但也不认错：“关你屁事！”

“还给丽妮莎！”他两手卡腰，装出大人腔调，威严地说。

“就不！”丽雅偏着脑袋。

他像小豹子似地扑过去，按住她脑袋就抢。丽雅双手抱住脑袋。压住夹子，一边用脚踢他，骂他强盗、流氓！

他见压紧夹子的两手掰也掰不开，竟扬起手打了她一个耳光。丽雅松开手，哭了，赖地，两只脚像打鼓。他没理她，拔起花夹子就走，给了丽妮莎。

当然，后来他又觉得为夹子的事打丽雅太狠心。到市场上偷偷地把爸爸的一只铜烟斗卖掉，为丽雅买了一只新花夹，风形的，并道了歉，讲了和。

后来，长大了，丽雅还常拿这事来取笑他：“你呀，从小就会吃里扒外！”

“丽妮莎可不是外人呀！”他笑着反驳。

“幸好你是抢给丽妮莎，要不我这辈子都会记恨你了！”

他和丽雅离泰赴美时，丽妮莎哭得好伤心哟……

想到这里，栗光的心里不禁一阵颤动。丽妮莎呀丽妮莎，你的好姐姐这么年轻就去了。此时此刻，在这世界上，最悲痛的，就是我们两个呀！我将最能安慰你，你也将最能安慰我呀！你一定不会想到，我正飞向你的身边呢！

他想象着突然见到她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。是哭，是笑，还是彼此拘谨得没有言语？

“喂，先生，请用点心！”一个姑娘在叫他。

睁开微闭的双眼，醒过神来，原来是空姐用盘子端来了水果和巧克力糖。他装作一睡方醒似地揉揉眼睛，搓搓手，拈了一个雪梨，就又把目光投向窗外。

忽然，下前方出现了漫长的海岸线，蓝白相间的曲线像一条童话中的神鞭。陆地上出现了田野、山岩、城镇、树林、村庄。不一会，飞机就在曼谷机场徐徐降落。

当旅客们沿着舷梯走下飞机的时候，他伸手掏出了口袋中的护照。护照写着，他是美国环球进出口土产公司的商人，是到泰国北部山区去谈收购土产的生意的。

机场门口，早已有一辆海蓝色“蜻蜓”牌的轻便轿车在等候。对上暗号，司机请他上车。车里早已坐着一个戴茶色镜的老者。老者把一个小手包交给他，眼望前方地说：“里面有你需要的地图、现钞和资料，还有一把沃瑟 PPK 型七点六五毫米手枪，再就是一张到泰国北部重镇清迈市的特快卧铺票。现在是去火车站，离开车还有七分钟。”

当火车徐徐开动的时候，他一步抢上了车梯，那个胖胖的车站值班员几乎要追上去把他拉下来。

第二天傍晚，到达了清迈市。

按事先约定，丽妮莎是应当到站上来接的，标志是手捧一束丁香花。她会安排从清迈进山的一切行程。

这时站内已是灯光灿烂。月台上上下车的人特别多。粟光没等车停稳，就把头伸向窗外，想看看丽妮莎是否已在等候。但月台上的面孔，像电影胶卷似地快速拉过，并未见到有丽妮莎。他想，也许是人多没看清吧，或者，她长相变了，看见了也不认得。还是赶快下车吧。他拎起行李走出座位，到走道上排队，没想到已是排在最后一个。

列车停稳了。旅客们拥拥挤挤地争相下车。等他下到月台上时，月台上的人多得简直如赶集一般。拿眼一扫，只见黑压压人头一片，哪还看得到什么丽妮莎？

他有些犯难了。随着人流出去吧，又怕丽妮莎在站内老等着。不出去吧，她要是在出口处等怎么办？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在站内等好，先让下车的旅客出去了再说。

他想站到离出口近一点的地方，于是也随着人流往前移动。

忽然，有一个地方被人们团团地围住了，出站的人流受到阻塞。栗光以为是抓到了扒手，好奇地挤到前面去看。但见围观者们出奇地平静，并不像对付扒手的样子。人们大都脸露惊色，有的整整领带，有的抹抹头发，只有女的不愿久留。接着，他听到有人赞道：“呵，这简直就是活着的维纳斯！”有一个旅客还举起带闪光灯的照相机，“咔嚓咔嚓”连照了几张。

莫不是一尊功力非凡的少女塑像？他对意大利古典派雕塑家安东尼奥·卡诺瓦的传世杰作《三个少女》有极深的印象，那女性的优雅体态，脉脉含情，简直能使人感到她们内心的灵动，忘记是石头所雕。也许这里也塑着一组类似的杰作？

他终于挤拢过去，踮起足尖，让视线越过人头，想看个究竟！

然而，这一看不打紧，可把他惊呆了：被人们赞美和围观的，哪是什么石头雕像，而是一位真正的、漂亮非凡的姑娘。她身着齐膝短裙，手捧丁香花束，站在墙根下，正翘首张望。从那眼睛，那脸型，那身段，他仍能依稀可辨地看出当年的丽妮莎。于是，他用力掰开人墙，走了过去。

“表哥！”丽妮莎首先叫出声，“我等您好久了！”

“您好，丽妮莎！”

丽妮莎见那些讨厌的男人还在盯着她，连忙把花束献给栗光，一下扑在他的怀里。

想入非非的男人们这才失望地陆续离开。

丽妮莎抬起头来，骂了声“这些狗”，一手帮栗光提个

行李包，一手挽着他的胳膊，出了检票口，上了汽车。

大街上灯火通明，霓虹闪烁，虽说不上车水马龙，可也是行人如织。街两旁摆夜市的摊担上，咖喱牛肉，椰汁蛋，叶包辣鱼，肉馅黄瓜，红糖炸米粉，沙丁鱼肉丸等，应有尽有，南腔北调的叫卖声响成一片。

丽妮莎频频地按着喇叭，轿车在人群中缓缓穿行。

转入中心街道，车速加快了。又拐了几个弯，驶进一条小胡同。小胡同没有路灯，但很长，像一条黑暗的隧道。

不一会，前面出现一道深灰色的高墙。高墙下面有一扇小门，门板是铁的，巍然紧闭。但当轿车驶到门前时，不用鸣笛，铁门自开。轿车开了进去。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大的院落，树木葱茏，花草遍地，林中露出几座别墅的尖顶。

轿车在一座别墅的门前停下了。丽妮莎关掉车灯，亲切地对粟光说：“今晚就在这里歇息，明天一早进山。”接着跟他提了行李，向台阶走去。

粟光抬头望了一下正门。正门上方没写××公寓，也没写××私宅，而是画着一只海狐。山城重镇不画老虎，不画大象，偏画只海狐，他好生纳闷。但想到丽妮莎自有周密安排，加上反正只在这呆一晚，管它画什么，无需细问，便没有做声，跟着丽妮莎进了屋。

屋内灯光暗淡，长条形大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，正在对着烟灯抽大烟，那满头白发，高颧凹眼，形同枯槁的样子，能看出他起码有半个世纪的吸毒历史。

丽妮莎走过去，向他要了钥匙，便领他上了三楼，开了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。

这是一个单间，外加一个淋浴间兼卫生间。陈设古雅华丽，颇富山城特色。木沙发，竹窗帘，黄羊树雕，棕绒地毯，均是做工精细，称得上艺术品。

丽妮莎帮他把行李安放在壁柜里，稍稍聊了几句，便急着安排明天的行程，出去了。

望着她摆动着柔软的腰肢消失在走廊上，粟光又想起了她的姐姐丽雅，不禁一阵伤感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把门扣上，卡了锁，便拿了毛巾到浴室里冲澡去了。打算等洗完澡，丽妮莎再来时，他一定要和她细细地谈谈她姐姐死的问题。

浴室虽小，却很别致，从地铺到顶的彩色瓷砖，墙壁上挂着面椭圆形大镜子。只是没有浴盆，仅有淋浴。洗脸槽的三角塑料架上放着未开封的香皂和洗头粉，还有半支口红。这口红肯定是女客遗下的，可见昨晚住在此房的是位女性。

粟光脱掉衣服，调好水，一头钻在莲蓬头下，就哗哗啦啦地冲洗起来。呵，舒畅极了。泰国是他的第二故乡。离开这里多年，不曾用第二故乡的水洗过澡了。现在洗来，倍感亲切，倍觉舒畅！

他怕洗久了丽妮莎要来敲门，看看洗得差不多了，便拧紧了龙头，对着镜子擦起身上的水来。擦干以后，又往镜子里欣赏了一阵。健壮的体格，发达的胸肌，白皙而有光泽的皮肤，充满青春的气息。他想不耽搁了，赶紧穿戴起来，可就在这时，他发觉镜面闪过一道亮光，就像女人闪过的一个眼波那样，瞬息而逝。他定定地看住镜面，看是否再次出现。但看了很久，没发生异常。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眼睛有问题，发生了错觉。没再多想，穿起衣服就出来了。

他躺在床上等丽妮莎，可等了很久，不见丽妮莎敲门。兴奋舒畅的淋浴之后显得很疲劳，不知不觉，竟沉沉睡去了。

三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侧耳细听，正有人在“笃笃”地敲门哩！

他忙一跃而起，跑去开门，才发现小锁还卡着。敲门的自然是丽妮莎。

“光哥，你睡得好沉呀，我起码敲了三分钟。再不开门，我会以为你出什么问题了！”丽妮莎甜甜地笑着，说话的嗓子像银铃。

“昨晚我等你，你怎么不来？”

“哎呀，把事忙完，想来陪你说说话，哪能敲得开你的门呀！我估计你累了，睡觉了，就没再叫，反正来日方长嘛，你说是吗？”

栗光一个劲地敲着自己的脑袋，昨晚怎么睡得这样死！

“快拿行李，出发了！”丽妮莎催促着。

栗光脸也没洗，提起行李箱就走。

轿车穿过薄薄的晨曦，驶出城外，爬上了一条盘山公路。丽妮莎告诉他：这是去他们工作的前哨据点，金三角的一个中心村镇——黑虎镇。他们现在的掩护关系是表兄妹，沿途如遇烟匪盘查，就说是夫妻。因为烟匪最忌外人入山，土